



【梅渡公園音樂祭】

【茉理】

聽到輕微的卡榫聲，茉理睜開眼睛。

窗外天色是清澈的暗藍，些微金光薄如朝霧，沿著山稜邊緣透上，而頭頂上的深色暗幕仍殘留著些微星塵，氣溫涼爽。

這是清晨時分。

隨著太陽爬升，光線透出粉紅將暗色的天空染成淡藍，最底邊的金光帶著橘黃，茉理靠著窗邊凝視著宛若漸層調酒的景色，視線轉向自家門口離去的綠色身影，揉了揉有些惺忪的雙眼，跳下床鋪換上外衣，跟隨著那身影的方向前去。

一般而言，茉理家的夥伴們不太受到限制，經常是想出門想回來都是隨心所欲。近來保姆蟲經常一大早就離開家門，平日早起的茉理甚至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出門，而且散步時無意間聽到周遭談話，似乎聽到了關於保姆蟲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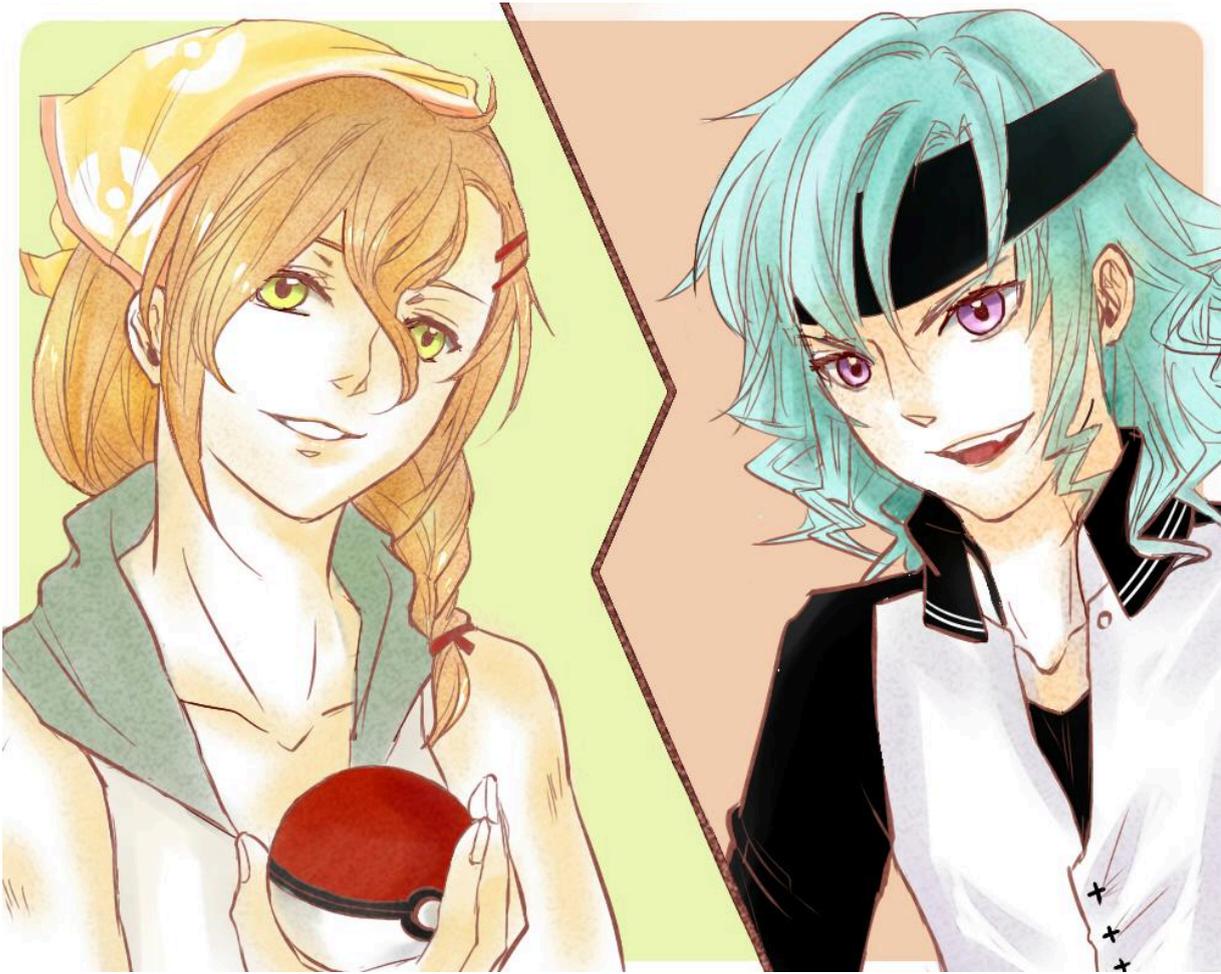
是不是保姆蟲作了些什麼事情？

懷著不安的心情，茉理在遠早於平日的時刻，追在保姆蟲的身後。

天色尚暗，被陰影佔據的街道漸漸被初生的陽光擊退，背著陽光向著殘存的陰影方向跑去，從七華鎮的街道轉入綠意漸盛的梅渡公園，草叢上的朝露尚未蒸發，弄濕了擦過的雙踝，交錯於現實與夢境的恍惚感，茉理踏過平日散步的路線，卻有種彷彿來到異地之感，不知為何生出冒險之感，有些新鮮有趣。

不同於空無一人的七華街道，來到公園後漸漸看到了人潮，晨起來作運動的附近居民們不少，但似乎三三兩兩群聚，面容有些憂鬱。

原先的興奮感漸漸消褪，茉理有些不安的觀察著周圍，卻在人群中看見熟悉的身影，驚訝於如此之早的時間能看到朋友，小跑步往對方前進。



「來吧！今天讓你看看我的實力，泥泥準備好囉！」

藍綠髮的少年精力旺盛，髮尾因為自然捲顯得非常特別，加上身邊的泥巴魚夥伴，遠遠的就能認出是拜爾。

「一大早就這麼有精神真不錯啊，不過我也不會輸的！」

棕髮的少年帶著溫和的笑容，旅途中稍微變長的髮結成了辮子，身為特徵的頭巾依然顯眼，即使隔著距離也能輕易認出是檜名。

因為特徵明顯所以很容易認出的兩個朋友似乎正在進行對戰，讓茉理停下了腳步，現在該不該打招呼似乎也是個問題。

在猶豫的當下，騷動突生。

一陣巨大且雜亂，不知道該不該稱為音樂的聲響從公園深處傳來。

「伊！」茉理驚跳起來，惶惶不安的看著身後。

「嗚哇！什麼東西！！」拜爾摀住雙耳，瞪向聲音傳出的方向，
「這甚麼鬼聲.....啊？是妳啊，妳在那邊看多久了？」

「好難形容的.....音樂？」檜名撿起從手中滑下的寶貝球，走向茉理，
「茉理早安，妳沒事吧？」

「沒、沒事，我本來想打招呼，看到你們在對戰不好意思打擾——」
連忙搖頭揮手表示自己無礙，「不過還是、真的對不起.....」

「跟妳無關，要不是這個鬼聲音.....」拜爾一臉不悅，
「好不容易要來場對戰、真是讓人不愉快，要讓我知道是誰——」

「讓你知道是誰的話？」

「那當然是揪出來阻止他——你誰啊？！」

「噢、沒什麼啦，只是住在附近的人而已，」有點年紀的中年大叔搔搔頭，
「想說聲音就要出來了，反正也不能睡就跑來看看，沒想到會碰到旅行者啊。」

「這個聲音是常態性的嗎？」聽到對方給予的資訊，檜名有點驚訝。

「難怪這麼早公園卻這麼多人.....」

茉理沒有這麼早到達過梅渡公園，原以為是這裡的居民早起，但看來不是這麼回事。
看著拜爾跟檜名的反應，似乎也是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情。

「其實說是常態性也不太算，是這幾個禮拜來的事情吧。」

「對啊對啊、我記得很清楚，那天我本來可以睡一整天的，難得的假期卻.....！」

「姆——對我這種老人家是沒什麼、就是早點起床，不過會吵醒孫子真的還是很困擾啊.....」

「我~只希望~能~睡場好覺~~」
「妳是嫌他們不夠吵喔還唱！！」
「這是~~言論自由~~」

「據我分析應該是神奇寶貝們為了慶祝春天，所以想來場活動吧。」

「什麼時候變成你分析的，這不是之前我們去找九世先生的時候推論出來的嗎。」

「啊哈哈哈哈，其實分開來聽還蠻好聽的啊？」

「那也要放在一起好聽啊，如果好聽我是不介意當作起床曲啦。」

「不過最近不是好了一點嗎？如果進步下去——」

「在那之前應該就失眠到會出事了吧？！」

「是說那隻聒噪鳥還蠻名副其實的，難怪會是這個名字。」

「呼啊～重點在這裡嗎？姆姆姆、真要說的話那隻風鈴鈴聲音也頗響亮的……」

「我只想拜託那隻保姆蟲能把聲音統整起來、至少會好聽多了吧？」

不知不覺被居民們包圍起來，你一言我一句的吐著苦水，大致上拼湊出了個事情緣由和前因後果，

但是居民們對話似乎越演越烈，於是三人互望一眼點了點頭，一同衝出人群之中。

沒有仔細看方向，三人一直跑到了湖邊才猛然停下喘息。

「他們是、怎樣、有……這麼開心嗎？」

「應該是、呼、大家平常都、知道這件事……」

「難得……可以、咳咳，找到不知道、的人說，吧？」

「啊哈哈，真是辛苦你們了……」

一陣沉默。

湖邊斷斷續續傳來撲通、擦啦的落水聲，顯得特別清晰。

「……別再來了。」拜爾無力的垂下頭，「我寧可來場對戰。」

「不、我不是要抱怨，嗯，應該不算啦。」

「大叔的穿著看起來，是公園的管理員吧？」休息了一陣子，呼吸終於順暢起來。

「管理員伯伯。」喘了幾口氣，茉理向對方點了點頭。

「啊，是啊，」大叔笑了一笑，「你們應該也知道事情經過了，能不能請你們.....想想解決辦法？」

又是一陣沉默。

撲通、咚刷、嘩啦嘩啦，怪異的落水聲持續傳來。

「感覺好麻煩啊、為什麼不是打一場就能解決的事情——！！」

「拜爾。」檜名苦笑了一下，「在離開這裡之前我們會注意一下的，但不能保證啊。」

「已經感激不盡了，謝謝。」大叔摘下帽子抹了抹汗，擺擺手便離開了。

「說好的對戰呢————」拜爾的神情感覺累積頗多壓力。

「那個，其實.....」茉理有些尷尬，「我可以說一件事嗎？」

「嗯？」「啊？」

「那隻保姆蟲可能是我家的.....」

依然一陣沉默。

咚、撲通咚、嘩啦嘩啦，唰啦————

湖水的聲響越來越響亮。

「.....解決她。」

「別、我、我會想其它辦法？」

「冷靜一點、你嚇到茱理啦。」

「說說而已。」拜爾重重抹了一把臉，「不管了我先洗把臉再說……」

「啊、拜爾「拜爾哥哥——」

「蛤？」

拜爾隨口應了一聲，不太理解的回頭望著莫名叫住自己的兩人，然後——

嘩啦轟！！

伴隨著巨大的水聲，拜爾感受到自己的背後傳來強勁的衝擊力道，水柱從頭到腳沖刷而過，全身濕的非常徹底。

這下子糟糕了。

檜名跟茱理沉默的看著將水漬從臉上抹去的拜爾，水滴沿著髮梢成串落下，神色看起來異常的平靜。

「其實、那隻笨笨魚在那邊跳了很久了。」

「我們沒想到你一直沒有發現、那個，你還好嗎？」

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」拜爾平靜的笑了，神色轉為顯而易見的狂熱，
「好、的、不、能、再、好、了！！」

「忍了這麼久，我已經受夠了！！你別給我跑！！」

拜爾對著看似感受到不對，不再試圖吸引他們注意，反而往反方向游走的笨笨魚怒吼。

看著拜爾沿著湖岸憤怒追著笨笨魚，並且放出泥巴魚們追擊，檜名跟茱理愣了一陣子，面面相覷。

「檜名哥哥、我們還是追上去比較好吧？」

「嗯、妳沒問題的話我們就追吧。」

達成共識的兩人對彼此點點頭，向著同伴的方向邊喊邊跑去。

「拜爾——！！快回來啊！！」

「拜爾哥哥~~！！」

【拜爾】

檜名與茉理一路緊追著那位被笨笨魚挑釁成功而直線爆衝的同伴。但是突然太急促的追趕讓跟在後頭的茉理似乎有點上氣不接下氣。

「妳還好嗎，茉理？」

檜名露出擔心的神情，對著後頭的小女孩伸出手。

「拜爾哥哥、真是、跑很快呢...」

茉理苦笑著，握住那隻朝自己伸來、援助的大手。

「嗯，是啊，頭也不回.....看樣子真的是氣炸了。」

檜名一邊注意茉理的情況，一邊循著路上拜爾留下的鞋印觀察去向，然後目光就停在前方一點點的位置上。

「噢.....泥泥？」



一隻落單的泥巴魚悠悠地貼在地面上游了過來，停在檜名與茉理的腳邊揮動著魚鰭，然後又轉身往前游去，似乎想帶領他們到正確的位置似的。

檜名與茉理兩人相視一笑，決定跟著泥巴魚往前追去。

當兩人發現泥巴魚引導他們到一個相當隱密、隱藏在湖邊樹林後的地下階梯洞口前，兩人皆面面相覷。

「這個地方居然會藏著這麼一個秘密通道呀？」
站在階梯上方出風口的茉理，有點好奇的打量著。

「拜爾跑到裡面了嗎？」
檜名將泥巴魚抱了起來，泥巴魚的厚實魚尾巴甩動了一下代表回答。

「這樣好了。」
檜名雙手將泥巴魚提到自己面前囑咐道，「不知道裡面會不會很危險，妳可不可以在這等我們呢？」

「嗯、我跟檜名哥哥會下去找你的主人唷。」

「唔、茉理，我也希望妳待在這邊比較好。」

「檜名哥哥不要擔心。」茉理露出笑容，「兩個人結伴會比較安全喔。」

不知道是拗不過茉理的自信笑容，還是自覺得無法說服她留守，檜名只好搔搔後頸、苦笑答應。

順著階梯往下挺進，本應該是一片漆黑的地底下卻是燈火通明。
兩人順利的抵達最底層，看著周遭華麗閃亮的設備裝潢則一陣錯愕。



「這個該不會是……」

兩人心中有譜，這八成……不，應該說他們100%確信，他們不小心找到了卡本納多傭兵團的隱藏基地之一。

「說不定會有對方的人在裡面，小心點喔。」

檜名一臉謹慎的提醒，茉理輕輕點了點頭。

兩人手牽著手往通道邁進，腳下響起不同於一般腳步聲的細微水花聲。

「地上有點積水呢。」檜名語氣委婉的說著，眼前的情況其實更像淹水。

「是因為蓋在湖底下的關係嗎？」

「他們是不是沒經費作防漏水呀……」

看著通道牆壁上出現的漂亮石頭裝飾，檜名感嘆的推測了一番。

踏著幾乎淹過自己腳踝的積水一路前進的兩人，終於再不遠處看到了一扇微微敞開的大門。

-

另一方面，不顧一切奮力追著笨笨魚的拜爾，完全沒注意到自己追著追著就來到了地底下。他的眼中只剩下那隻該打屁屁的笨笨魚。

「你、以為、你、逃得、了嗎——！！！」

渾身溼透的拜爾將笨笨魚逼到了死角，他雖然經不住寒意打了個哆嗦，但仍面露兇光、由上而下怒瞪著笨笨魚。

而他的泥巴魚們也隨伺在拜爾後面，露出奇怪的笑容。

笨笨魚從淺淺的積水中奮力一跳，似乎想賞拜爾一巴掌的衝了上來；
拜爾則迅速的壓低身子閃避開來，並從身後掏出寶貝球用力的往笨笨魚的方向一擲——

寶貝球的蓋子打得開來，
笨笨魚被強制拉進球內後球蓋迅速地闔上。

寶貝球在積水的地面上翻騰了幾下後便沉默不動了。
拜爾伸手抹掉臉頰上的水珠，彎腰撿起那顆寶貝球。

「你這傢伙終於肯乖乖了吧！」

對著手上捕捉到笨笨魚的寶貝球哼了口氣，似乎已經消氣的拜爾將寶貝球收回腰後。

「嗯——這是哪啊？」

理智恢復後才發現不知道身處在什麼地方，四周陌生的大型觸控面板跟窗型螢幕令他感到好奇又疑惑。

完全沒印象是從哪邊跑進來這裡了，回去的路是在哪？

他往四周查看，朝著離他最近的那扇門走去。

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他身後響起，他警戒的回過頭，
卻看到兩個穿著傭兵制服的人出現在眼前。

「你們是誰啊？」拜爾一臉疑惑但不改警戒態度的質問對方。

「這是我們該說的話吧！」傭兵們憤怒的大吼。

「哦——莫非是想打架啊？」

拜爾露出了剛剛追擊笨笨魚的狂熱表情，一付已經準備好要跟對方大打一場；而他的泥巴魚們也湧到拜爾的腳邊並紛紛揚起的尾鰭、蓄勢待發。

「別以為我們會讓發現我們卡本納多秘密基地的人回去！」
傭兵們紛紛叫出了自己的神奇寶貝，準備應戰。

「廢話少說！」
完全沒把卡本納多四個字聽進去的拜爾。

一場莫名其妙的對戰似乎一觸即發。

【檜名】

7
隨後趕上的檜名與茉理看到拜爾與傭兵團對峙，但拜爾卻派出電系、看到腳下淹水檜名大驚失色亞美蝶

8
但還是來不及阻止、眾人反被電麻，全體倒在地上動彈不得

9
後來才追上來的保姆蟲，一進來發現茉理倒在地上，馬上爆★氣

隨後跟進來的風鈴鈴、聒噪鳥發現此地可以安心的練唱又不會被嫌吵，
比起一直人來人往，最近人潮還日漸增多的公園更適合當作練習場地瞬間見獵心喜～
開心愉快的開始掠奪……嗯咳，是非常有默契地協助保姆蟲戰鬥一起驅趕傭兵團，

順便商量一下場地的使用權。

什麼？你問我傭兵團怎麼可能同意？

不不不，你要相信他們是 **愉悅☆** 的雙手奉上的，畢竟奉獻給春天的音樂祭典，怎麼可以扯上暴力……. 嗯咳咳咳，爭執行為呢？

原先受困的訓練家三人，沉默觀看著眼前的"商量行動"，直到回復行動能力。

「……看樣子應該都解決了吧。」眾多方面的意味。

「……這裡的確是很好的練習場地，也不會吵到居民了。」而且順帶被解決的好像有點多。

「……我們回去吧。」因為擔心來找自家PM的人十分平靜。

三人正要回去的當下，不知為何PM們一同蹭了過來。

保姆蟲檢查完茱理的全身，確定沒有問題後，隨著聒噪鳥跟風鈴鈴比手畫腳起來，困惑的三人看了許久才知道他們想表達的意思。

「傭兵團？……是說他們的名字感覺很棒？」

「噢、所以想要一個名字當作樂團名稱嗎？」

「反正重點就是你們不要再去梅渡公園練唱就對了，」非常不耐煩，

「就叫不來梅！解決！收工！」

「……！」

「……！？」